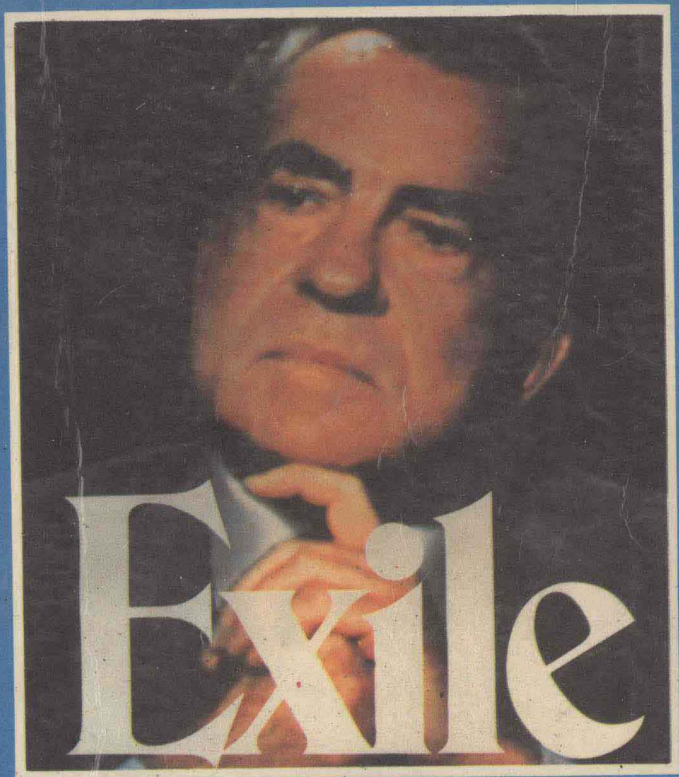




流 放

尼克松不平静 of 隐居生活

流 放

——尼克松不平静的隐居生活

云南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毛 杰

责任编辑：周 非

流放——尼克松不平静的隐居生活

〔美〕罗伯特·萨姆·安森 著 珊 人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省农垦局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75 字数：250,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7-222-00349-5/I·93 定价：4.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归途·····	(1)
第二章	第一个月·····	(15)
第三章	特赦·····	(34)
第四章	抗议风暴·····	(61)
第五章	休克·····	(82)
第六章	过渡期·····	(101)
第七章	重陷水门困境·····	(121)
第八章	辞职一周半·····	(139)
第九章	中国之行·····	(153)
第十章	间歇·····	(170)
第十一章	奇才·····	(182)
第十二章	电视采访·····	(195)
第十三章	回忆录·····	(222)
第十四章	转捩·····	(245)
第十五章	搬场·····	(267)
第十六章	紧凑的时间表·····	(286)
第十七章	奇才重返舞台·····	(293)
第十八章	回归自我·····	(310)
第十九章	开罗的葬礼·····	(330)
第二十章	永远不要向后看·····	(346)

第一章 归途

时间是在1974年8月9日的早晨，9点刚过几分。空军一号*上的人们也和千百万美国人一样，围坐在电视机前。

在第一夫人的座舱里，6位总统助手正在看电视。一个钟头以后，他们就要陪尼克松去加利福尼亚了。随着屏幕中白宫东厅画面的推进，6位助手的身子越来越向前倾，视线也越来越集中。首先是尼克松的军事顾问，杰克·布伦南出现在屏幕上，他身穿海军陆战队的白色制服，显得非常神气。

“女士们，先生们，”他用一种近乎叫喊的高声宣布道：“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到！”

军乐队奏起了“向总统致敬”的乐曲，观众中爆发出充满激情的掌声，那张熟悉的面孔终于映入了人们的眼帘。此时的总统浑身冒汗，这是他在摄像机前的通病。当然，今天的汗，只怕比往常更多。

“天哪！我能经得住这个场面吗？”座舱里有人叫道，不过这个为自己感到担心的人并没有把视线移开。随着画面的拉宽，人们又看到了站在丈夫左边的尼克松夫人。她身穿白色连衣裙，戴着珍珠耳环。有人注意到，总统夫人一反常态，不仅没有请理发师做头发，脸上还扑了厚厚的一层粉。此时的她，双唇紧闭，显然正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站在尼克松右边的，是总统的小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艾森豪

* 空军一号为总统座机。

威尔，然后是总统的长女特里西亚及其夫婿爱德华·考克斯。这时的爱德华还挟着本书。

座舱的麦克风里传来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一分钟，两分钟，直至四分钟后，尼克松才能开始讲话：“我想记录会告诉人们这掌声是自发的。每当总统讲话时，总要安排一些这类自发的事情，报纸也会这样报道。对此我们并不在意，因为记者们只能按他们自己目击的场面来描写。”总统吸了口气，稍带紧张地笑了笑，接着说：“但是我们，请大家相信我，确实没有经过事先的准备。”

看到这里，电视机前的史蒂夫·布尔，尼克松的人事部长，皱了皱眉。今天一早他的心情就不好，而且他不知道自己在生谁的气。是那些迫使尼克松下台的人，还是尼克松自己的辞职让他生气？总之，在过去一年半中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已白费了。

站在史蒂夫旁边的是新闻局里的一名女助手——黛安娜·索耶。昨天晚上，新闻局的领导罗恩·齐格勒告诉她，她将同另外几位助手一起去圣克利门蒂。从那以后黛安娜就几乎没有睡过觉。此时的她头昏脑涨，情绪低落，强打精神地注视着电视机。她听见尼克松的声音“我母亲是位圣人”后，眼中不由得涌出了泪水。随后，电视机继续传来总统那略带颤抖的声音，“是的，不会有人写书为她歌功颂德了，但她确实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现在，我们得向前看。”尼克松一面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一面接过其女婿考克斯递来的书本《西奥多·罗斯福传记》。他戴上眼镜，念了起来。他念的是罗斯福在他第一个妻子死去时写下的日记：“当我最亲爱的人去世以后，我的生命之光也随之永远地熄灭了！”念完以后，总统说：

“那时罗斯福才二十几岁，他以为他的生命不会再有什么意义了。然而，他挺过了难关，不仅当上了总统，还在离任后不断地为国效劳。罗斯福脾气暴躁而又坚韧不拔。他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他不愧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眼下的情况很可能使人认为，就象西奥多·罗斯福说的那样，生命之光永远地熄灭了。但这并不是事实，这仅仅是生命的开始。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点吧：可能有人会恨你，但是，除非你也恨他们，否则，他们是不会得逞的。你恨他们也就意味着毁了自己。”

在空军一号的驾驶舱里，飞行员拉尔夫·艾伯塔齐上校已做好了起飞前的一切准备，这时他正在看将要登机的乘客名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34位乘客的名字：尼克松夫妇，其女儿特里西亚，女婿爱德华·考克斯，总统随身特工人员，总统保健医生、空军上将沃尔特·特卡奇，总统私人佣人马诺罗和菲纳·桑切斯，还有精减了的白宫旅行班子，其中包括总统的专职摄影师奥利·阿特金斯。乘客名单上没有新闻界人士，这挺引人注目。在总统与新闻界长达6年之久的敌视之后，齐格勒终于得到了这个最后的报复机会。艾伯塔齐还注意到那位总是带着一个黑色提包的准尉没来。那个黑包被称为“足球”，里边装的是密码。只要总统一声令下，就可以发动一场核战争。现在，这个权力已不在尼克松手里了。

10点零6分，收音机里传来了声音：“所有的汽车和广播电视车统统开走，开走！”艾伯塔齐一下子振作起来，他知道总统已前往机场了。

片刻之后，内部联络用的话筒中响起了机组通讯员雷·约翰逊的声音：“先生，霍尔德曼先生来电话，想请总统一上飞机就和他通话，您看行吗？”

“不用打扰总统了，有什么话就告诉齐格勒或布尔，让他们去决定吧。”艾伯塔齐回答说。他知道霍尔德曼打电话的目的了，这位前办公厅主任是想争取特赦。“简直是胡来”，他对自己低语道。

总统乘坐的直升飞机停到机场上带有白色标记的地方了，一位陆军中士向总统座机立正敬礼。直升飞机的舱门打开之后，尼克松夫人和特里西亚最先走下了飞机。又过了几分钟，尼克松出现在舱门口。他走下舷梯和基地上的一位指挥官握了握手，就立即随夫人前往空军一号了。其他跟着的人动作也都很迅速，先是考克斯，然后是齐格勒，菲纳·桑切斯，最后是马诺罗，他还提着尼克松的鸚鵡笼子。

第一个上飞机的还是总统夫人，她招呼特里西亚和埃迪*进去后就关上了自己座舱的舱门。尼克松却在舷梯顶部停了下来，向聚集在停机坪栅栏外的基地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挥手告别。他高举双手，做了一个象征胜利的V形，向人们致意。然后他走进了飞机，舱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空军一号开始启动了。顷刻间，那架银灰色与天蓝色相间的大型座机已在跑道上急驰起来。艾伯塔齐轻拉操纵杆，飞机的前轮便离开了地面。此刻是早上10点17分，总统的任期只剩下最后的103分钟了。

在白宫，人们正在为抹去尼克松留下的痕迹而忙碌着。他们换下了挂在白宫西侧楼走廊里的尼克松家人的照片，代

*埃迪是爱德华的爱称。

之以杰拉尔德·福特的。在那间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尼克松的东西，也被分别从抽屉和书架上取出来，包上塑料纸以后，放在纸盒里。

穿过小巷，是旧的行政办公楼，那是一幢维多利亚式的建筑。此刻，即将上任的总统福特正在此楼的第四层斟酌他的就职演说稿。时间已不多了，只能是最后一次斟酌了。演说稿是请老练的新闻工作者罗伯特·哈特曼写的，要求是写得与福特的个性相符。写好的讲稿措辞并不华丽，其中有关尼克松的那段话是这样写的：“愿我们那位为千百万人带来和平的总统自己也能找到平静。”福特对此特别欣赏，虽然他自己心中正在暗暗怀疑尼克松能否找到平静。

总统的飞机起飞以后，霍尔德曼已和齐格勒通了两次电话。他的目的跟艾伯特猜测的一模一样，而齐格勒正在极力阻止他找尼克松的企图：“对不起，鲍勃，我不能把你的电话转给他，他现在什么电话都不接。我知道你很难受，鲍勃，你会理解的，总统吗？他还可以。但情况确实不好，非常不好。”

电话又响了，新闻局的一位女秘书一面哭着一面向齐格勒报告：“你们想象不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名副其实地在赶我们出去，实在太可怕了！”齐格勒则命令这位秘书把副局长杰拉尔德·沃伦找来，沃伦来了之后，齐格勒厉声说到：“看在基督的份上，现在的总统还是我们！”“我知道，”电话里传来了沃伦那有气无力的声音。“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本人也正在清理自己的办公桌，给福特的新闻局长杰拉尔德·特霍斯特腾出地方，新班子已在接班了，已没有任何办法了。

考克斯从第一夫人的座舱里出来了。他沿着过道走到布尔旁边，并坐在他座位的扶手上，他向布尔要了一份尼克松

留存物品的清单。还穿着白色制服的杰克·布伦南听了几句他们的交谈后，继续想着自己的心事。直到最后关头，他都在劝尼克松顶住，不要辞职，他就不信国会敢把总统给撤了。但偏偏尼克松没有顶住，这很可能意味着他自己的事业也完了。他不由得暗暗诅咒那些该死的新闻界、评论家和西里卡*。布尔和考克斯还在讨论那些留在华盛顿的东西。辞职来得很突然，许多东西都留在华盛顿了，包括尼克松所有的文件和录音。前几天，布尔一直在忙于指挥人们包装这些东西。他让考克斯放心，在适当的时候，等尼克松的图书馆建好后，福特会让人把这些东西运到加利福尼亚的。“我要走了，”他把手中的烈性威士忌一饮而尽，并似乎是在对自己说：“我倒要看看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我能否谋条生路。”

此时，在白宫的东厅里，海军陆战队的军乐队正在演奏一些低沉的曲子。两小时前、尼克松那些伤心的助手们坐过的椅子上，现在已换上了一张张陌生的面孔。11点35分，黑格走进了基辛格在白宫的办公室。他默默地把尼克松的辞呈递给了国务卿先生。基辛格接过来仔细地看了看，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示确认此辞呈是尼克松的亲笔。至此，宪法规定的辞职程序就算完成了。

这时，白宫的一位军事顾问向大家宣布道：“女士们，先生们，合众国副总统及夫人到。”随着他的话音，福特挽着夫人神情忧郁地从左边走上东厅的讲台。演奏的乐曲停止了，这会儿还不是奏“向总统致敬”的时候。

“那钟准吗？”尼克松指了指座舱壁上的数字钟，问他的

* 西里卡是美国高级法院法官，主管水门事件一案。

——译者注

黑人乘务员，空军中士李·西蒙斯。后者对了一下自己的表，时间是中午12点差3分。“准的，先生，很准。”西蒙斯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下去，“总统先生，对这一切我感到很难过，我希望您和夫人，还有您的全家……”

“听我说，李，”尼克松打断了他的话，“我一直想告诉你，我非常感谢你对我 and 帕特的关心，以及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记住，明天，就是新的一天了。不能让往事把你压垮，不能老是悲伤，请鼓起勇气来，继续向前，生活是在不断前进的。”

西蒙斯还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哽住了。总统站起来，拥抱了他。乘务员出去的时候对尼克松的镇静暗暗称奇。片刻之后，铃声又把他叫了回来。

“请来一杯马丁尼酒，”总统瞥了一眼墙上的钟，含笑地说，“叫罗恩进来，也给他斟杯酒。喝完酒，我就要进午餐了。”

在白宫，首席法官沃伦·伯格拖着长声问道：“副总统先生，您已准备好了宣誓就职美国总统吗？”

“准备好了。”福特答道。福特夫人拿出家庭圣经，翻到《箴言》的第三章第五、第六段：

“你要专心仰赖上帝，
不可过份相信自己；
只要认定他无所不在，
他就永远为你指引方向。”

福特的左手放在圣经上，举起右手，重复了自乔治·华盛顿以来每个总统都宣读过的誓词。

仪式的时间并不长，伯格握了握福特的的手，福特夫人则在丈夫的脸上吻了一下。福特转过身来向全国电视观众讲话

了，他的声音稍带颤抖：“同胞们，我们国家的这场漫长的恶梦终于结束了。”

在此刻的美国西半部上空，在时下已属于杰拉尔德·福特先生的飞机上，尼克松一行正在用着午餐。餐桌上放着虾尾酒，上等牛排，烤土豆，青豆，色拉，奶酪和咖啡。尼克松默默地吃着饭，对扩音器里传来的他的接班人的演说并不关心。

坐在尼克松对面的齐格勒虽然在尽力保持平静，但总显得不大自然。尼克松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谈起了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特别提到了他在东厅向工作人员告别时的情景。

尼克松回忆说，当他看到过去与他工作过的男男女女们在流泪时，感到很惊讶；当他看到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布·斯坦的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时，他更惊讶了。尼克松想不到赫布·斯坦等人对他是如此关心，他当时差点也控制不住了。说到这里，尼克松茫然地看着盘子。

过了一会儿，尼克松的神情又开朗了。他对齐格勒说，整个上午最奇怪的事情莫过于福特在直升飞机旁对他说的话了，“有机会就给我写信，把您的情况告诉我们。”尼克松笑了，因为他觉得那些话十分地古怪可笑。

尼克松正谈论着加利福尼亚和他的未来，一个电话把齐格勒叫走了。空军派出的先遣人员发来的消息说，很多人正在向埃尔托罗聚集，他们期待着尼克松对他们讲几句话。所以，尼克松得准备一下。齐格勒马上挂通了华盛顿的电话，向他在那里的工作人员要一份完整的新总统就职演说稿，而且，他连福特演讲时的神态都想知道。

索耶边听电话边记录电话内容，写满一页后就交给安·

格里尔用打字机打出来。齐格勒在一旁不安地踱来踱去，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统需要这些，总统现在就要。”布尔看着这一切，多少有点好笑。“可怜的罗恩，一切都完了，他还没意识到呢。”

驾驰员艾伯塔齐走出了驾驶舱，向齐格勒简要地报告了在埃尔托罗着陆的准备情况。这时，尼克松出现在他的舱门口，他有点紧张地搓着双手问道：“你们喜欢这次旅行吗？”

没有回音，尼克松又转向艾伯塔齐：“拉尔夫，到了埃尔托罗，我想照几张相。我和机组人员照一张，再请夫人和机组人员照几张，另外，我们夫妇和你照一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再和你照一张，你看行吗？”

“当然可以，总统先生。”

尼克松停了一下，继续说道：“拉尔夫，在去中国以前，我对你说过，从中国回来后我就提你为将军，我是真心实意的。可就象其他很多我想做的事一样……”尼克松的声音低了下去，“……我只好丢下不管了，对不起。”

“我理解这一切，总统先生。”飞行员答道。

艾伯塔齐转身回到了驾驶舱，尼克松则一个人漫步于飞机的过道上。他对每一个位子上的人都说了话，当他看到他的写作人员甘农坐在索耶旁边时，不由得眨了眨眼睛：“啊，你还没有忘记带上漂亮姑娘。”

他就这样边走边开玩笑，一直走到机尾。在通常是留给记者的位子上，现在坐着一些特工人员。总统对他的卫兵们说：“看来，这里的空气要好得多。”

大家都笑了，尼克松也笑了。然后，他折回到自己的座舱，并把舱门关上了。

总统走后的空军一号，陷入了深沉的宁静。虽然有人

故意说上几句话或开个玩笑，但沉寂的局面总是无法打破。大家所做的只是不时地看看窗外，又看看手表。

飞机终于飞到埃尔托罗了，正在降低高度。地面上的汽车已清晰可数。只见数百辆汽车首尾相接，几乎挤满了去埃尔托罗的公路。“你看窗外，”甘农面向布尔，“那都是赶来欢迎尼克松的。这倒确乎是一次自发的行动。”

空军一号平稳地降落了。机场的边上排列着海军陆战队的士兵，5000名群众发出的掌声和欢呼声形成了强大的声浪。母亲们抱着婴儿，父亲们把孩子放在肩上，至于大些的孩子，他们早已爬到树上去了。尼克松家的老朋友，帕特·希特挤到栅栏边上，她是尼克松第一任时的文教卫生福利部副部长。她先是捂住耳朵，因为马达的轰鸣声太大，后来，她又不顾欢呼的人是如此之多而哭了起来。

整个飞行途中一直呆在舱里的尼克松夫人终于出来了，同时出来的还有其女儿和女婿。尼克松夫人最喜欢的乘务员走了过来，夫人默默地伸出双臂和他拥抱。尼克松的舱门也打开了，这时的前总统显得很平静，他对夫人说：“好了，看来我们已经到了。”夫人同样沉默地握了握他的手。

尼克松出现在机舱口了，他的双臂高举，做成象征胜利的V形，人群中的欢呼声更响亮了。尼克松微笑着，频频向人们挥手。当他走下飞机，向栅栏边那些伸向他的手走去的时候，有人唱起了“上帝保佑美利坚”。歌声在人群中迅速漫延，顷刻间，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合唱。正在飞机下取行李的史蒂夫·布尔听到这歌声，不由得转身与李·西蒙斯拥抱在一起，而且两人都哭了。

甘农也正在往海军陆战队的轿车上装自己的行李。栅栏旁有一位妇女向他大声发问：“你是和他一起来的吗？”

“是的，我和他一起来的。”

“请告诉他我们仍旧爱他。”

听到这话，甘农心中一阵紧缩，他不由得把头转向一边，流下了长大以后的第一次泪水。

几码之外，尼克松站在一排话筒前。等人群静下来以后，他开始讲话了。

“我以前讲得够多了，现在最好只说这一句：我们完成了一项任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坐下来享受加利福尼亚的美好气候，无所事事了。”

听到加利福尼亚，人们又欢呼起来。尼克松笑着，双手紧握在胸前，继续讲下去。他谈到加利福尼亚，谈到那架

“带着我们到中国，到苏联，到中东等地的了不起的飞机。”谈到美国，他认为美国“比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更自由。一切人，不管其背景如何，在这里都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

“我将在有生之年，继续为世界和平而工作，继续努力为美国人民争取更多的机会和相互理解。”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尼克松的声音更有力了。“我将继续为……我们大家都将继续为我们是加利福尼亚的公民感到骄傲，我们又回家了。”

他最后向人们挥了一下手，便向飞机走去。艾伯塔齐和机组人员在那里等他。尼克松握住了艾伯塔齐的手，深情地说：“我们一起飞过了千山万水，旅程就要这样结束了，对此我深感遗憾。”

“是的，我也很遗憾。祝您好运，总统先生，再见！”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白宫。新上任的总统在按其过渡班子拟定的计划行事。他已看了椭圆形的总统办公室，会见了国

会领导人，现在正与白宫工作人员见面，地点是在罗斯福厅。会议并不顺利，福特显得吞吞吐吐，犹豫不决。不论什么人提出问题，他都要看看置身于闪闪发亮的会议桌另一头的尼克松的办公厅主任：“阿尔*，你认为如何？”而黑格的回答又总是千篇一律的：“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总统先生。”

“好的，就这么办。”

这样的情况重复了一次又一次。福特的人面面相觑，这与他们想象中的总统行使权力的作风未免相去太远。

在白宫的新闻发布室，新上任的新闻局长格里·特霍斯特*已准备好了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笑着问面前的记者们：“有问题吗？”直至这天早上，特霍斯特，作为《底特律新闻报》驻华盛顿机构的负责人，还坐在记者们现在坐着的位子上。

过去的一位同事举起了手：“您是否能证实一下，福特总统还在坚持他在国会的讲话，即反对特赦？”

“是的。”

“他不同意赦免？”

特霍斯特的回答更肯定了：“杰拉尔德·福特不同意赦免前总统，报界对这一点尽可放心。”

新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此时还在忙碌着。这一天是那般的漫长，而且好象还不会很快地结束。他那张过去总是空空如也的办公桌上现在堆满了文件夹，里面都是厚厚的文件。不少的

* 阿尔是亚历山大·黑格的简称。

* 格里为杰拉尔德的简称。

职位需要他任命，很多的会议需要他出席，其他的事情林林总总，都等待着他的处理。看来一直要到天黑以后很久，新总统才有可能驱车回到亚历山大的家里了。

外面的街上空无一人。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对面是拉菲特公园。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那里总聚集着几十个反尼克松的示威者，现在他们都消失了。他们遗留下的一两个标语牌正在夜雾的笼罩下慢慢发软。在这空旷的地点，空寂的气氛之中，有3个人正站在拉菲特侯爵的塑像旁边默默无言地凝视着白宫。其中的帕特·希林斯早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时就认识尼克松了。尼克松当选参议员的时候，他也进了众议院。现在他正把手放进大衣口袋里，摆弄着几个带有总统印记的衬衫袖口链扣，这是当天早上从总统办公室偷来的。这种小玩艺儿在若干年后就会成为珍贵的纪念品。站在他身旁的是约翰·西尔斯。他原是尼克松的主要政治顾问，后来被约翰·米切尔挤了下来。另一位则是尼克·鲁伊。此人坦率，开朗，曾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先遣人员，后来任白宫礼宾司副司长。很久之后还是帕特·希林斯打破了沉默，“两位有何打算？我可是要去桑苏西饭店喝个够的。”

3人向饭店走去，西尔斯又回头看了看白宫。他那天早上曾和朋友们打赌，说尼克松的告别辞中肯定会提到他的母亲。当然他是赢了，得的钱还不少。不过他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天啊，真静啊。”他感慨地悄声自语。

快到1点时，尼克松及其家人乘坐的直升飞机降落在圣克利门蒂海岸警卫队的机场上。毕竟是紧张了一天，走下飞机时，尼克松的身体有些发抖。

上前拥抱前总统的是尼克松的两位老朋友，圣克利门蒂饭店的老板保罗·普雷斯利；洛杉矶电视的大红人约翰尼·